

## 曲健雄：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 Qu Jianxiong: How to help building the capability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of students?

陈明强 程鹏 Chen Mingqiang Cheng Peng

陈明强（以下简称“陈”）：您能介绍一下综合绘画系一开始构建阶段的情况吗？

曲健雄（以下简称“曲”）：我04年从美国回到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天美已成立一个现代学院，院长是邓国源教授，学校把五个较前沿的系都集中在一块，包括数字媒体、多媒体、摄影、综合绘画、公共艺术，形成了当代艺术教育的总体架构。据我所知这在国内美院还属特例，将这么多的新专业科系设置集中放在一起，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代艺术教育要从新兴专业做起。记得在到这个系之前，已有两届学生，是按国油雕版大画种专业扩招进来的。

陈：等于您来之前，这个综合绘画的课程还没有？

曲：还没有，当时院领导希望能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参考国内外同类专业综合艺术系的状况设置出天美综合绘画系的专业课程。这等于是综合绘画专业方向的四年制本科教学计划与大纲，包括培养目标，专业方向设置，教学模式，专业课程规划，主修专业方向课程群和拓展研修课程群的设置等等，弄了很长时间，新专业的课还得上报，先专家讨论与论证，教委再审批，正好当时学校又赶上国家教委的评估，所以当时也论证了很久，主要集中在二三四年级为什么设这些课呀！还有课与课前后关系等等，最后确定了课程有，比如二年级的书法当代符号精神，水墨解析，原生色彩与材料的研习与转换，综合材料与印刷语言研究，民间美术的契机与当代图示等，三年级的影像绘画，展览的文本与策划，艺术市场，跨文化比较，中国绘画的人文背景，置换空间与造型等课程设置，都属于一个教学上全新的领域，实际我认为就是当代艺术教学。

中国当代艺术教育与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相比，我认为当时基本上还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与模式，我觉得综合绘画就是当代艺术不同的表达方式，实际上，综合绘画是一个词而不是综合加绘画不是什么都来一点，是一个跨界的问题。它的触角应该深入到更宽广的领域，探讨的是方法论与思维的教学，具体是如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如何提高学生的视野与境界，进而促成对图像的判断力与批判力，重在创造力的培养，而不是把技术作为教学的终极手段，在理论上倡导一种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不是为了抗衡西方，而是要完成一种文化超越的转换。接下来是对师资的教学方向与专业的把握，你比如来系里应聘的老师有的是新专业出来的，但是系里一定要把握专业的教学方向，例如油画专业的老师上完课，如果学生反映像油画系的教学，那么说明这位上课老师的教学出问题了，因为与专业方向背道而驰了。

陈：大二到大四的课程安排是如何考虑的呢？课程的前后衔接关系如何安排？

曲：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检验，我自己有点体会，目前来讲，二年级专业的专业方向是端倪阶段。端倪是边界、开始、踪迹、无特定的语言结构支

撑，但对各种材质媒介的运用应该仅仅是手段，好像一个物体的呈现，可以引发无限想象，可以是艺术表达的全部，目的是要为过渡到对特定问题的针对性。当代艺术必须有后人不断来完善和实践，否则，杜尚当时使用“小便壶”现成品方式就是在当代艺术的一个反常现象。二年级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材料的运用、媒体的解放，这些课程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有人讲是出界，我觉得还不单纯是出界的问题，出界走不到具体语境里不会产生意义的，因为它没有有效的提示问题。我们强调的教学效果，如果老师不是大师，当然老师如果是大师的话，那这个规则就会改变，教学效果体现在学生作品面前老师要看不懂，这就叫教学效果。否则的话，就是千人一面“师傅带徒弟”。

程鹏（以下简称“程”）：您说的这种看不懂是建立一种评判标准上的看不懂？

曲：看不懂原因：（1），老师应该用方法论教学，而不应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教学；（2），因为当代艺术教学是需要一定前提限制的艺术观念；（3），也说明当代艺术的教育在传统艺术那肯定都是错误的发问。判断系统变了，举个例子，学生是世界游泳冠军，老师掉小河里淹死了，可以说明这个道理。

陈：学生的作品老师看不懂的话，学生在训练的时候，老师如何引导？

曲：路径要对，当代艺术不是随便的摆置一个材料就是一个观念，无具体的东西，解读起来可能就无边无沿了，可能既模糊又空泛，况且观念出场还有一个演绎的准不准确的问题。

二年级就是一个媒体的利用，要防止一种倾向，西方五、六十年代的东西还在讲，是没有任何新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材料课容易滑向设计，滑向立体构成，对材料的利用媒体媒介得到解放，会产生一种视觉的冲击力，但是，这不是一个目的，这是一种手段，必须要产生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还要有一种否定性，才能提供一种立场，变成一种你思维厚度的表达，我认为“当代艺术不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东西”，所以它不能也回避不了艺术批判的力量，否则的话，就是一个概念性的态度，一种反常的情绪，是杜尚早期的美术史说明，它至多改变了我们的读图方式，而不是一个现场批评的观念，也不是当代艺术对具体问题指涉和及其所维系的批判性。

三年级是探讨奥秘，从端倪到奥秘，奥秘就是通过事物的边界来观察事物的变化。另外我始终认为在学术上比较与交流是衡量自身水平的双翼，所以就陆陆续续请了一些在当代艺术上具有

号召力影响力的艺术家，策展人，评论家来学校开讲座，比如当时请的人有费大为，杨卫，邱志杰，冯博一，吴文光，方力均，王功新，林天苗（栗宪庭、艾未未、皮力因故未讲），通过听讲座对学生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讲课的方式是生动鲜活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嗅觉都比较敏感与当下，王南溟在系里讲过三年的课，他在今日美术馆主办的《后抽象的过程与批评性艺术》中国批评家研讨会上，当时到会有范迪安，高名潞等，其他批评家都讲大师，唯独王南溟只讲的咱系的学生的代表作品，后来发表在高名潞主编的文集里了。我们系的两门专业课“书法当代符号精神”、“置换空间与造型”也参加了中国美院举办的“五谷杂粮”、“十八案中国实验艺术教案展”。

陈：三年级主要是对各种语言媒介的尝试性使用？

曲：对，除了尝试更重要的是逐渐完成从媒体利用到观念的表达。

创作要有由头，即作品从哪来的？然后是社会文化，全球化，麦当劳现在哪都有，这就是全球化，但这些东西和自己有一定的距离会产生一定的陌生感。所以最主要提倡的是个人经验，这个非常重要，个人经验最难就是过渡到问题主义等等。

我觉得二年级就是一种端倪，三年级就是一种奥秘，四年级总结起来就是偶得，偶得就是说超越你的理智，在古代里是讲有即兴神驰之意，甚至达到非理智，我们今天讲的是，能不能从较独的视角揭示出人的意义与存在，从视听概念转换出在具体问题中的特定的“存在之思”也是一种偶得。

陈：学生创作提出个人经验，如何入手？

曲：应该从自己的伤疤做起，意喻从“宏大叙事+集体意识”回到“个人问题的具体情景”。这也是判断一个问题拿过来，是不是做到真正有效出位的关键。

这不是一部手机，二年级实际是讨论这个问题：这不仅仅是一部手机，这是三年级的教学思路：四年级与其说它不是一部手机或者讲它不仅仅是一部手机，还不如给它放到一个特定的语境里，具体语境加明确指涉就会产生独特的意义。逻辑应是这样来推断，谁的手机？谁在用手机？用手机干什么？跟谁在通话？然后你的艺术你的作品言说的内容就清晰可辨了。

陈：学生的理解能力是不同层次了，这个偶得可能到大四的时候很多还没开窍，怎么办？

曲：老实念佛、第一要诚实，第二要诚实，第三还要诚实，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才有收获，“偶得”不见得是非得开窍，偶得可以理解为在艺术上，要有一点不成熟，一点实验精神，四平八稳的艺术肯定僵死了，偶得也有在艺术上不能有重复的意思，比如讲，大家都清楚大小齐白石、大小毕加索，这在美术史上已经造成了副作用，这样下去肯定是一代比一代萎缩，一代比一代缺乏生命力。但另一方面也指一个人的有无才能，因为才能意味创造，但智慧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陈：基础部学生，他对综合绘画没有概念，如何让他的思路转换？

曲：他们之前都学过素描色彩，让他们思路转换涉及到具体课程内容的设置，你比如说一年级进入基础部学习的学生。关键问题是媒体系学生学什么样的基础，摄影系学生学什么样的基础，我们综合绘画在基础部需要学习什么样的基础，这是问题的关键。

陈：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一些传统学科老师会认为咱们这种探索性的课程，它不是经典教学，它不应该拿学生来传授，觉得拿着学生这几年的时间来做一个教学尝试，是对学生不负责，然后另一些老师觉得这个就应该这么做，就应该开这些尝试性的课程，您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曲：激进的知识分子与浪漫情怀的旧文人思考问题的逻辑起点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还是让小部分人富起来，这就得一国两制，因为一国两制历史就进步了，如果邓小平不让小部分人富起来，大家现在还都是平均主义，那总得有一些人要上吊，这就是自然法则，过去一个将军要从几万人的尸体上站起来，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好像在同情学生，让学生上这种传统专业，难道就不是在害学生了吗？在几百年来永远不变，难道不是在害学生吗？你这个判断系统，你的参照物是什么，参照物是油画系、国画系，这个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就是说需要学习，学校的这些老师应该去学习，否则的话，它就是简单化，思维单向，拿学生做实验。

陈：咱们请那么多老师，就是为开讲座这种交流活动，您是不是也会带着学生到外面参加一些交流活动？

曲：经常组织学生看展览，比如798，也参加国内外院校的交流。另外按照院里的规定到了三年级，选拔成绩优异的学生去法国的两所美院学习一年，不定期聘请国外的专家学者来我们系开设Workshop。

陈：798是商业气息比较浓的艺术区，对学生的创作引导会不会有影响？

曲：798比中国美术馆有意思，中国美术馆不看，商业也是一个好事情，看你怎么引导学生，实际经过商业社会的洗礼，艺术变得更有价值了，西方的艺术也是经过商业社会的洗礼，看你怎么引导，当然，也能跟学生讲，陈逸飞肯定跟梵高一样，不能他们俩比，一个是奔艺术去、奔精神去的，一个奔市场去的。

实际跟学生讲，那是一个谋生的技巧，课下给他们介绍工作，不能混为一谈，过去我讲这很容易，江湖和体制不能混为一谈，你到了学院谈江湖，到了江湖谈体制，那肯定就乱了，你给学生们讲课也是一样。

（整理人：陈明强）